朱太復文集

宋太僕文集卷之三十二

吾湖[illegible]著

議

陽信縣賦役四事議

信縣濱海六十里古九河下流道也土窪而瘠東方之僻區地狀美於他縣哉獨力本急公歲報無逋識者反豔其優也蒙沃土名三十年中賦役比故時浸增至小信擾其民稱逋年傍縣荒儉瀕信役輸百姓雖疲瘠不給亦唯唯聽命惟謹故他縣畝計丁令借

畝課六分。然矜以荒代之。猶有說。一代不復去。民力何堪。者民里居剝膚自願號而訴之。無怪也。但因仍數十年矣。縣不知為後計也。而去其籍。自初時既不知某年為某縣代某項銀若干。今卒然釐正而反之。誰肯受者。一議更張。全齊俱擾。非便也。但上人恤其窮者。為令他日有第減。無第加。庶幾緩之漸登耳。次若開荒田土初出。其民說避清丈。倖逃額賦之外有之。然其斥鹵不毛。上農所棄。為簡田而不收者亦有。六七十來年中所報開熟雖多。減來之字為下尺卑

爲流徙復業之民也官給券而闢墾之彼蒭草肥牛
破土之力常視熟田加數等惟以三升納數例於
而蘇息故負耒踵門而報者如流此亦安集生聚之
道在焉今常業之民姑其坐食而免賦即欲一體編
入版圖徵之彼漸集流戶何身家之顧望挈妻子
立去盡耳今日既增土而走其流民他日棄土存糧
不反爲土著累乎與愚民慮之不長也本縣以爲暫
寬一綱以活逋冗亦無不可姑待十年後地產蕃息
物力漸裕其民各已成家長子孫有濡集之利無兔

走之思然後領畝度地核其成數而編入之未爲遲
也前兩者皆格未可議可議獨地丁兩事一曰賦出
於地本縣田租之制有 國以來皆一條鞭科則自
清丈之後分田爲三當時既不知上將棄此定賦懸
官苦於履畝聽其自報則已非實籍而後既科則懸
殊弊孔百出里書乘權射利上下其手歲異月不同
有力之家巧猾之民肥沃爲瘠愚騃之子下戶之賦
鹵莽爲肥民無從想官亦無從稽之縣在海表一望
平原無河渠之潤有鹻汁之苦雨暘待天嘉稻不生

一等耳。農勤而多穫。此則人力使然。地何三之有哉。以爲一之便也。二曰役出於丁。故事當繇。則官使其厚給者而息其窮者。猶不大敝。獨以爲官用權宰其利而虐其民。故改爲條鞭。條鞭則是矣。而九則未善也。夫審丁者以其身。以其貲乎。以身則身與身等耳。以貲則百千鉅萬。下至鶉衣裋褐寸土俱無之人。萬其錢則萬其則。而奈何云九。若本縣則又上分爲六矣。此何其適於富而責盈於貧也。濟北海東平野數千里。無居賈行商處著競載微貴生息什倍之利。

民食其土。土多者為富。土少無業者為貧。此其較明甚。以田連阡陌。牛馬穀量犂童數百十指所出。上上不過數兩。而傭耕任載佃地食力者。甚至桑間之餓夫。乖版在官則徵之。歲無出銀一錢六分有奇。民有充耳。何以償之。夫江南淮楚吳越之間。江湖之區。舟檝往來。販載富商大賈。往往有開肆之資而家無尺業者。然而丁役一則。以其不足派之於土民。猶曰便也。奈何此本業土著耕食之鄉。而棄地以言丁。是為便乎。此法所以久格著。多起斥族衰者。久扶有但佀只屬

說把持下聽行然縉紳高明特為厚免之無不可而奈何使庶士雜流下至吏胥之輩一名在官通免其身雖卓程之世不敢問則良民獨何辜而代為之魚肉此不可為限制如名田之數畧厚於江南者免其額而攤派其餘乎如此定為制凡庸錢悉照下下則減其半一丁一錢而不足之銀盡派不免之地不隱富不加貧乃眾為平夫法以便貧非所便富也故襃多益寡天地盈謙之義亦然漢制三更之役丞相之子亦不得免三日則此非為役乎今必用法以拘

豪責而使窮丁日漸流死亡民窮多於富此中數十年之後民命竭而邑爲空矣此豈　國之福也且分則不免編富而升擦隱匿奸詭官雖十耳十目不能悉察而燭之故亦以爲一之便也兩者實惟東方極爲偏累大略本職已周咨計之言均地一口言均丁者十而七則其三皆所謂貴執豪力與色役冒免之人其情可睹矣誠得上人力持而反其害小民萬萬之利顧非縣吏敢擅也

陽信縣社倉議

義社倉一在官倉西今年奉文勸散設於鄉隨其鄉約道里遠近。酌村落之中。立倉一十有九皆擇寺院空房不足取之民間。以息穀供債置蓆囤。令其寺主房主隣左右居人地方結保守之。司出納者選正副耆德有力者付之。給以官斛中以條格秋收春放。專以貸其約內所轄之窮下。民皆喜趨赴之便而須知緩急有備雖犬無驚。法至良也。然抵斗之穀歲斂三四千有奇。無春秋收放如社倉但免其息以為平糶此皆赴縣支給使日未立社於鄉兩穀並行

使也今鄉既有倉矣又使重奔命於官遠塞窮約至五六七十里裹糧疾走候令官法不如鄉社之易也循次給受其民或一二日不得完所領穀財二斗而大半入賣漿賣飯之店矣若寒冬霜雪無錢儲室窖窌於民篋萬一凍死何堪且散粟之始民領此斗食則誠益之分外至秋既入而來春復領即此入之穀也儲於公與儲於私亦何異而寡業薄收之家又往往出貸富民而償之地倍于錢鏹其利矣而皆役於歲之中三徵其錢一徵其米又再收徵其

鄉是五徵呼而六趨縣也民良胥相慶者必曰不入公庭不聞追吏而此使七十里之孤窮老幼歲候官者六計往來二一候得三日三六一十八日而田間農功誤幷矣何如安坐而畫之南畝乎是以訪之民情頗有春不願領而里長比戶括之替之使赴者是以官發之也且拘二斗之例而願者不得多不願不得少甚非便宜本意也若其出入擔攔吞吏之手稍稍重輕官不得早暮視之是民無利而有利也賊計以爲宜獨行社倉廣其房舍加調以饑歉民多寡願領者

約束稽其人。量其家力而與之。仍減息為什一。補抵千之寬數。民可不擾而惠得實布。如曰官倉必出陳易新。則職又計以為每歲社倉新穀。令主社者還於官倉。官以息穀助其腳力。以易舊倉之穀而春散之。此獨勞二三人耳。與舉縣億萬戶貧人奔走而苦徵者。大不侔矣。

守令久任議 郡試

今寓內郡邑棊置。天子分方而任守令。守令親民如母嫗子。衰易保也。

其□□不相倚近議者致漢長子孫姓氏之意若人
名人曰任非滿五年上不遷行之今十年天下吏治號
然蕭然因究四起百姓求竭最猾不逞轉為冠盜日
知我不見其益使與嘉隆間較計治化反不逮此非
法不善而當官盡溺職也抑行之不得其權故也按
天下有司皆次甲第貢以非由品識推擇如古論材
小官故大約十分中之二三入以墨不肖者一之守理循
良或與利振恥等之其中二三餘皆錄錄簿書度
日與巧文竊虛名以脫仰權勢違媚上官以為工

此皆所謂中材侯如今至不肖者既以殿黜其他故
猾之吏幾何而使錄錄數伐縣邑邑民剝不滑蕭賓
愁怨無所告上官又不可徧質去必譽如蛀木日久亦
壞不便一也人非東道惰典無有不急進慕通顯
國家亦持名爵鼓厲天下士使自奮今不問能不賢
以一令動稽六年轄駒局促非其好也即喜功任事
之臣疲蕭歲年目眩舌敝無見效驗然至寢悵彼內
精從容歷日輾數遷而職邑遠臣以勞自資是所以
[illegible]

歷代不軌皆有數可睹記。此誠得賢有司休喚教之
之。數年未可移動。他中地自可遊還。必責以久。是使
強者攝動見部。弱者惕日而下。玩法也。非地方之福
也。三也。昔者宓子宰單父。先請無掣肘而後行。今采
視廉訪之臣。引繩縛有司。有司動不得縱。稍稍自專
不避文法。謀為狂歷。其有剔剝興事。暴敢行則流
言訛作。而勢家因通權中構。上不加察。尋以實罷。獨
行之人。固俗逆而衆所忌也。此之不奮而豪傑結黨
斂手退足。矣。歲無事事。競以浮沈自容。雖久之十輩

其俗何裨，四也。郡縣官久任，而按臣歲代，藩臬之長再歲代，鎮臣歲半代，官評是非，姸媸不符，前之譏，後之譽，此之喜，彼之怒，官雖良吏，多而五六年，承後奉令，一遇文深刻礫苛責者，小譴發戾，功墮官成，無乃又有以私螫之，則奈何棄勞積歲而下，不得與俗吏錄功也，其不便五也。臣為今計，既不能復周制，辯論官材而器使之，然試任之後，一二年才猷底裹立見矣，官能不能，地方便不便，邀辯免所，得長厚明堅貴實之臣，以繡衣巡四方，所至廉郡太守縣官稱職以否

如有下吏不肖亟罷無益其才品中庸無所建樹者
自為政仍遷曹屬及外轉如故事必守理循民興利
振頹著實政上
天子下詔褒示寵異乃任以久三年乃進之秩或加
服以新銜視事資滿赴還以風諸有司能循良者其
在內冢宰授官注地各以地為三等界品視才數英
爽德器凝重及素行謹者授以劇地有不稱者以稱
者易之右外中
命撫按臣無以文法拘制令官得便宜行事務為久

獎宣化計久遠舉事者雖有浮議弗輕罷免代已者
偶罣悞者弗以過棄前功功過雜者以中計為陟黜
禁豪民大族無得橫桀以撓太守縣官治若有武健
好事多易不便民庶其實始移官如此法宜於官民
押於野前有異等之策後無翺張之慨守令人人自
發雖微上材中士且將勉焉故曰狙詐作使所謂權
也如持一切之法畧通融之術襲房聲之弊不務實
化之迹令天下守令違延周曲苟以延日則吏偷民
呧而不知恤臣竊歷之故罷久任者官以為傳遽矯

郡之士倖焉郡久仕都官以為固圉。賢豪士無甚焉。
而者豈
聖主所為鼓人羣與教化。以便習而長久哉故臣願
通其權也
難
郭司教望雲客難
郭子教烏程士三年士喁而化之號為有道人客聞
請交過其舍闃敞若無與處其人塊磈若不可與倡
每答客及首仰視天而吁嗟客故知其無構室也以

為慄也進難曰夫聞至人之履虎從鵝處若遺而天
遊人以予為有道予項項何為哉郭予蹶然起歎曰
悲乎非與吳緣海而去閭千里庭有母老矣薄遊九
秊留新婦以奉尸饔計至今秊八十有三容長之貌
而子不知以是為櫻寧初也思既也惑今如象罔初
居乎南首盈望浸至今吾乃不知對客適之望望雲
也客乃儻然失容塞口久之復作難曰然吾亦恠之
夫忍內根也吾聞之內結不可外而起為內假外逐
不可內而索為外閉予之事親命也無所解於心何

雖假雲而望我耶子曰夫寄焉以其心為馳卑雖
無望旦夕弟望乎晦者之口常寄異者之足常動然
夫疲勞思婦疾驟彼有此焉則自動而莫知然前故
曰如風因故自望非雲望者客曰請循其本子本曰
望雲今曰自望也適乎夫焉之好號也晴亦號雨亦
號晝亦號夕亦號登木下飲亦號號其性者也非外
為者也子曰莫知然何不懸神寄一之天結志注于
之淵注目奔埃之塵斂我冥冥化我去去萬動遺意
乱之無端何必雲之寄而他不寄於耶寄只無人長

指晉者而還本國同行者過晉而謁於楊城自爲之城其人愀然變容指社曰里之耆乃喟然而歎非吾城社也何以名乎神有靈物有焉今夫雲自唐梁公望親舍始節游于茲爲誠數百年矣吾亦因晉而寄望之久而則其果有合也夫天爲大父地爲大母地氣上浮其形爲雲百長待生膚寸而合如娠也蒸以濡如乳也披披其若覆也嫗嫗其若育也雨雨而物孚似披望之其和以濕似喜也交觸而陰似怒也來帶曳曳似衣也罨罨縈縈而下垂似佩也卷而舒行也

出而入之起居也風吹濕濕有聲似言也四時之變態佚也是以飄雲倏飛風雨晦冥吾望之而愁白日在天流霞舒綺吾望之喜夜星既中月出雲散吾望洋洋若御風而見焉吾故每以九日吾母誕辰及所東南望海倚氣占其色運筆點壽觴而祝則有黃霧飛温如蓋如芝自南而來止於若東覆官舍掩映不散久之此豈精之徵耶蓋自封禺以還凡九祝無不應者故吾見其果有合也客曰嘻甚哉子之孝也夫合而欲散者雲也往而不反者年也子圖書郭乎累然

拜已此吾之日夜腐心而不得者也吾母生男子

子二我爲傀我奉敎十四非髮補弟子冒虛名不進

以至貢澤晩母老我欲留養而母不許曰念不遇致

此仕行義及吾欲見女行免至今歳歳奉問相勞我

能薄下流以在此此吾之日夜腐心而不得者也客

曰不不和即以雲徵雲陰然蜒慢然布崇朝而雨累月

而百昌成此爲祥雲無垂閉澤不下祲氣也受澤而

不長者不嘉種也不嘉無爲貴雲矣今以子之木譽

之荒歳穀焉脫而使之滋飫吾見子數成在封山巷

下之間戒哉經官者固將物予而治焉是而無行者
之命也予已亦使而無謂予喜哉而謂予拂哉於
哉予且夫男以事外女以事內事外為忠事內為
孝以忠哉予不見夫奔撲者之為親屈乎吾故曰予
固弁勉哉予之孝在此於是郭子喜跪北向辟席謝
客拜起又南向設席望雲拜曰願母夫人禧如雲
以待予成以無負客之教郭子名冕閩邵武人客為
吳采長春也

問

信縣詰問諸生

語曰夫士必自重也而後上重之故鑿坏之操與式廬之風兩相成焉不倚素心好文而結士所到之鄉君與薄書昏吏為伍期諸縫掖之士往來談文章與俗化哉不敢出也立廣道仲舒懸榻之後昨屢講俸於先生不以縣邑推不才備我吏也願諸俊髦徹然分席於聯蓋已約[illegible]載實[illegible]樹[illegible]不設[illegible]鯨[illegible]後[illegible]今擧[illegible]孫君[illegible]我[illegible]不爾凡儒之副者業[illegible]其[illegible]高無[illegible]

頗有可異者不俟外賜六七生儀門之偏擬與而爲
踠道而言事以爲言論不書其私也擬一生曰吾爲
其對乞寂餘五六人未皆守節而成羣請託無厭
衣冠於泥塗何不自愛至此且此犯者衙乘地方之
大故稍嚴重之以徇於衆不爲過而諸士旅見以相
鄉是爲說事霍金錢乎抑把持之也夫學宮之議自
吾爲不恭如不俟有不便於事及過索章爭未妨與
衆公而言之不宜如此自褒士氣爲人言私而干吾
政也諸先生爲吾集士而詳之昨日之高有無私勒

昔日之舉果出於談經講業抑借以結上招權而便其招權之計也如此不佞特有三尺不敢奉教異日有羿不自重而亂撓縣令必吒其醜聲其名諸先生弗目不佞為賤士執

試諸生策問

頃者北虜寒盟

天子震怒西推司馬大臣之數遂將抽兵鼓行出塞十餘月知小小報勝未歸三捷屢使勸歸主是不果虜輕

中國明甚而我師四出羽檄集兵不聞虜動

為營兵不滿萬。未一歲而發十五萬之餉。千里饋
餉不繼。邊事如此。誠未可贊執而所也。何以發也。卿
淺且無談出塞試論。京師根本。而兵無五萬。實由
役老弱。大司農金幣不供一歲。天下水旱。民荒未息。
郡縣皆空城。無倉庫甲兵。此何等時。昔漢嚴林兼尚
習取三輔六郡。其僕閭左諸亡命。及蕭曹儲下京邸。
一朝累甲騎勝。矜猶古也。何使不甚。即老儀白來本
參留趙衛入衛之兵。何以使狼狽甚此。罪安在。兆唐
屏兵從務。即黨姦擁師跋扈。猶殆動主。秦亞之變。今

冗下關務冗食不少而兵無足用當及籌議廣置兵
府皆高牆不高柳別鄣射難行矣議請欲副募兵
費禁衛又欲於山東西置大將也重兵為京師
左右腳似亦至計然老軍舊伍非有技業目下備嘗
不支一旦增兵置也何辦何務新舊去留無容議者
軍政大壞務要合市人授兵未必有餘劃撥即今舊
大師授第仲從內旗司馬軍師將寨學問罷闕宜等
閑奕棋敵壞知當何以習兵舊集弊學兵法惡
怨用浪費今賞賦又極重藏損今行盜何加額而故

貢餘不溢賦不蠲兵不擾里閈絣雄兵十萬鎮衛王都則兩令公之勳也抑粹山別有奇書試諸生請纓之勇恤緯之憂。

跋

題嚴氏合族譜後跋

外史氏曰譜自義皐祖重我禮家稱繼別爲宗分姓爲氏防其蕃混自太史公敘世傳好引三代麗門名王公故家系其支爲重後世譜屬冒屬仰附遜至越數百年千百里將置初祖於何地大氐家稽遺今

折則支流哉。有可聚。不聚其傳。有叔冑祖與滅祖齊
耶子所近見東林嚴合圖言景景以爲要有據以要
乃真其義鮮。夫合族禮止祔祭會食昔者吳耳周文
武昭穆齊封至相并殺。今世親父子同產兄弟猶或
刑賊不相能。何言十數世。要其聯洽。乃稱敦睦難焉。
篤行即一人。無餘如衆。吾於嚴生取志矣。生曰東林、
徵。石家顯人。且謂附我。蓋不於論世論道不論位秦
皇帝孫不如闕里。周藏史柱官耳。唐遠引爲神禍世
其貴焉。人兒柴徂吾以仁義。以三公始號高門。君子

眞之。乃世猶弃之也。

讀淮陰侯傳跋

漢定佐命皆蕭曹而太史公兩贊都致其嗟咨。抑積之詞。轉而歸淮陰無淮陰垓下未決二人者得論功乎。我勦敵者死守者冠。位主軍者蕭。秩者權名。功高不酬。志士痛心。子長所以抗慨致意焉。嘗觀大事記。記曰誅淮陰彭越黥布反。大事爲相將記者書法數臣不當書誅。不當直言誅。又不當三叛臣異卿此史微文。出淮陰原越布先漢事。歸相罪也。夫所坐淮陰

曰以握手庭中之語為節則代相之反一惡同惡律當信為節孫為從矣史傳孫一字不涉信豈適本謀哉曰此漢借孫坐信非孫附信反漢也太史公每紀有參差絶異用相發明志微也不然則異聞也至其自傳淮陰則畧按下元功獨用涉通二說爲其左誌即又舉漢書矣則王衛尉白蕭丞相之意乎凡此類者矣史公學春秋法也春秋以後惟史紀稍稍竊得其精時有失則羨不足耳漢書以後不可比而左氏安望經乎

讀莊子跋

道家都曰老莊予攬之稍異老氏主無莊氏主虛無以在世出世不有未嘗非有虛者若乎飄然若超人間世而獨立焉故老氏博大行身應物無弗包莊氏取自暢自了自出其在天下篇所自叙言之矣兩人著書大宗即畧同然老氏初欲用其道德於世善者不就而西不得已于要而爲書其書約而該猶有用之志焉莊氏自已曰以天下爲沉濁不可與莊語明其厭世逃世無志於世也獨據老氏虛淪一曲關其宗

以自曳尾逍遥游於世而不入其樊為其才妙絕無所裝而吐於書有意乎以文自見者故波蕩時時過焉青出於藍深於藍其父殺人其子必且行劫事勢流使然也夫地之畀佳也可圖而盡也故曰人讓天則蒼蒼虛焉旦暮變化有圖工不可得肖也莊子既託于虛為本宗故得肆其志無復世法顧忌而獨足為設其文獨神異六經以來無此奇品則虛實之辨也虛故其言多寓多重恢詭係甚讀者自太史公不解免而後逍遙廣已范進近已但無當近世宗林希逸

已熟。又多用佛語爲書。如以沈約八詠品黃於以諸

義。第予自童衰讀莊。至今四易編。無所獨造。時時有

異。更爲定之如此。自以爲知解十七。稍無負莊生之奇

夫代中奇文三品。莊生藏實于虛。馬史以虛用實。離

騷以虛爲實。皆天授非人力也。而世以來擬倣於此

乎。

爲李寅中題十七帖跋

此本字畫稍豐肥。又兼墨枯燥。定非館本規模。昇

也。啟匣元刻。已不可得。曾見宋人翻者。猶可觀。此則

從米芾耳免名書入石雖至良手亦神意減矣即北海季原自書自鐫其布勢運筆去來深淺微妙之處必不能如道子寫真況其屢摹者夫臭腐為神奇善攻業者何不然學書先得古人用筆允本都可入道若其離識離合全在頓悟今人都不知字意筆意如想像形縱 蘭亭真蹟再出何益

書周節母傳跋

節母傳為丁完周子作十一年矣周子今年政冊書手書並贈焉見所述還要事言周子必肖子也異之

嘗又時小周子垂六十矣。息久絕。越三年舉一子。六

又舉一子。而予言如著繇云。乃人患無立義耳。焦

然也。一語動天。況以無子之故。又惻焉感義還之。不

卅以予。則無天道矣。往歲余除司訓、公服。以三十金

置一妾。陳既入門。病養數月。病已。義不忍犯而還之。

貲其金。陳嫁為市人妻。時周子已生首子。聞予事而

舉子言賀予。予復取于吳門。俞五歲而有子。亦如周

言。夫似續早暮出天命。抑大者本世德世其家。周子

以藹。吾家司訓之寬大長者。忍詬不報。豐郡中皆稱

言盖天所厚焉然以吾兩人事合古遇公盖見天道
近人可信迹何畏哉可為世誠矣周子老好游覽蒙
貧得二印頗愛無若營營于又舉吾家勤之曰吾祭
遺譽破千金未不占一錢而予起家惟是積義罔斤
孫安在家人雍和周子曰唯唯吾樂矣時乙未仲冬
望書僊并跋

宋大復文集卷之三十六終

五湖朱長春太復著

論

楚

蘧伯玉曰時其饑飽達其怒心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已者順也夫虎之戾也而人柔也豈其螟焉委身親爲養則爲牙中之腐餘乎彼其饑飽也有性而吾時也有權無裕而出無就而入格不使撓就不使溺彼以其性屬於吾之權而不得吾無所中其性故無

爾怒亦無敢怒非虎之不怒不使怒也使怒則怒不制矣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故聖王之治不順也大亂用重典小亂用輕典在小大之間疑而未定用中典中者水火也龍蛇也剛柔也參而無常以時君也如醫之調藥然溫涼補泄中其病而止故操則蘇之偵則輔之遁則延之來則集之度有以制之又以度不可長之則創之以威之度未有以制之又度其未可幹之則姑包茹以容之故內常有權外常能內常無外常權故權不同有取於其人者有取於

駻令若順之吾權者今焉無移其權不務其策哉

而使其馬不走馬一旦怒而詭銜裂轡抉而馳於戒

安知有人哉昔者周之待楚其譬也豈異地于僕也

狄而憑陵并據江漢近屬十餘世熊渠時業嘗已稱

號無王矣至熊通乘中國棼亂託隨請尊於天子猶

有不敢儼然並大之心焉周之德既不能懷力又不

能制遂聽稍進其號而賜以命中屢能之讐扞我今

日之豕心如秦晉故事不過一列在侯次英德厥矣

且故當屬王時借王去而皆楚人自稱不聞天子卻

今又安能誰何而奈何吝不以一册慰我心而制其命也雖曰先王故竈非功不封陵上要君勢不可長獨無封命猶天子出城中不可兩大哉自是之僭楚登自王天子方伯不能詰名為夷之實之據之實與漢天子畢于蕃至三傳而賜曰鎮尒南國其誰並王而膺此物何不畀也畀哉可無惡尋遂致胙於齊代隧於晉鄭勞於楚致伯於秦韓魏趙田弑君盜國隨請隨拔以至七王並稱周反為君此皆恐踵替討之過不可制也故韓偁之焉乎中制之制夷人故不

易哉。

桓公管仲

予觀齊桓公射鉤佯死謀于傷胃稍足權略設於造次此所謂英雄天授者乎疑其謀蓋世猶乎易成之所對猶羽也小白自主謀以僕管敬仲老矣夫射死鉤罪也主則衆棄擬何爲乎溫尊之獸行乎此觀敵間也客寢安非受國者又何以六日遲行也此其機贊也然後舉兵爭於城下則主號以定大臣已服國人已堅主客已分必無勝道免此皆公之謀而仲之失

也然則夷吾桓公之所包也人有言管仲實其君殆
不信哉雖然無成知之之謂聖有成知之之謂賢聖
者無悔明者有悔不羈仲者悮於桓公而得之於魯
也倡歌敢鞍倍道而入莒非有溫卑之尊劍乎見由
本而高飛遲者僥且為施伯退膺矣故史曰管仲善
因禍為福轉敗為功夫內政寄令雖其伯心之微機
哉然五鄉四民殊知辯令則法也法者一定累世之
計而足為累世之慮因轉之權則神也神者無方倉
卒之謀故雖兩知對武以卒渴或以卒失自須練軍

久而後卒可應也練之則或有決之矣脫者之危練
於射鉤封邢之義練於叔牙仲未聖也將無為明乎
此仲所以伯曰然則桓公鄙理乎又何管仲因而轉
之曰人情也當厄則從居泰焉聽矣管仲習射之臣
故中於桓公之馳桓公習九合之後故任轉於仲也
晏之兩君臣則至野其機雖於握之歸無敢為主曰
之能後感

楚昭王

春秋諸侯舍子而讓及惟楚昭五讓為不冀其計也

昭王走太子遠。國儲未定。社稷當衰亂新復之後。人心周皇。昭王已命寓公之餘。無威德以結衆。而提封內二廣之丰。軍於境上。救人而師未有功。一旦病隕行中。前有敵人乘衰之鋒。外無善鄰同患之助。內無鎮國安衆之主。危亡不可期。惟是在二三大夫。苟其以公弟之親。秉政統師。率王族。矯遺令成喪。即真長駐軍而反國。夫誰曰非宜。又況其以子西之才。久令尹而衆推也。而吳人之執。故嘗為偃路之王。身既試之而無譁。何莫之不可。昭王自顧視其微偽之辭。謂

乎西更易耳故曰姑以禳要之以厚下之及中不可而次五之多許以深求彼乎西臨決而當王識必謝寡公乎感羨相忌必交謝故寡死而義成言如莫敢動也此昭王討也雖與宋曾吴逍比名矣昭王承業於內亂後起於群難經歷多而慮甚宜哉世傳不審乃疑劉備之託孤於備急矣然而深知禪不任也誠心以詐賊侍亮曰畢遺假耳備之計亮豈以百子西哉信昭而猜備俗論不精審如此矣故曰事有同功而異情

武安君

有治將無治將有危將無危將周以後天下代然此兵之流徧于天下習兵之權謀形勢技巧之家日熟每一鼎沸異軍數十萬起虎争非有絶倫之將敵堅摧鋭剷殺百十巨萬之生命不能也而治卒適以自斃者過半矣求轉亂佐命之功於李斯蕭何以後賢于不得一人焉上之漸順主上之欲逆時消息出隱守法無害畢畢耳然而保榮名享爵封垂圖畫嚴然列日月之間流慶子孫不絶悖哉秦故亂強長勝

之餘。假使楚不燒郢。韓存上黨。趙勝長平。其土地猶廣而氣猶壯。敵猶强。王業何渠成乎。此非白將軍五戰之力哉。功已極。業已就。而一劍死杜郵之亭。人曰功多不足以封。因以罪誅。此未得秦王之心。秦王視白將軍百戰百勝。走荆郢巫黔之後。自己不容生矣。當是時。白豎子之威。震動海內。秦王使陰將當馬服。而禁不泄。此知其人為人忌也。苟知為忌。則自亦忌之矣。邯鄲之役。三請不將。則貶遷延不行。則遣人譬不得罷。不得則十里怏怏必死。怏怏者故入也。秦方

收天下欲借狗弓之力未忍弃除起安一日忘起戎力既不可借而兵盡於中軍却於外主上既有怒懺而懸罰未斷忽憑其不遇不意而中起無免乎故使者告敗數至而起不留矣又恐其道亡命而難於山東則殺矣人曰應侯傾穰侯而代穰侯為白將乎薦主穰白不偏立應侯去惡必盡之説也此其小者也應侯忌功昭王亦忌功君相兩忌而太將居絕世之位未有不擬者況會疑危之時乎韓信將兵不奪長高帝不爲誅項不爲无功不殺蕭相國不殺華一

位不稱焉反接降佚之臥不顯非代相反帝自將於
外示徵古今名將咒勝之屬置世之功莫高於韓白
兩人兩人者即抉此而者以卑罪同也夫虎之為獸
至戾暴也設祭而迎之為其食田豕也蠶畫沿飲人
而又履其尾撩其鬚謂人夜行是鬼非殺虎虎殺
矣狀道虎而逆麾虎盡搦犬與搦則還遣其重人將
鋌張戰躁而捕之矣夫以人搏逆虎蠱也犬撲還蟲
之毒而虎方張牙攫和威熏貫毒也毒而能此保救
之矣然國楚子家鹿也雖付以虎也罪其蕃躬夜行者

危也。此伍降侯履尾之毒也。羅疾馳伍驟蹕避毒也。如是而有免者乎。故曰治將即危將也。夫用將則恐其不過人。設將則恐其過人。故雖有嫌畏之韜撰世治不用矣。用亦不免勳戚守異視而仁義非急也。此則趙兵之禍也。天下求趙括兵者則姬呂文武之害可待也。

楚莊王

楚莊王三年之淫樂所求為也。乃其復霸心長縱馳獵宗夏說者舉方太甲之德為援主者曰此英雄

欺人袒姑為是浮沉以觀變耳將飛翼伏將噬爪縮大白若辱如圭在璞且龍以免令諫者而卒聽任伍舉又一日而數百進數百誅匪其滯之濕荒之即則無論昏昏即改圖勇發之毛何能揑惚旦而了此乎此術出於殷中宗恭嘿思道以其諒陰之三年詩此臣民而試之一出而舉試與業赫然嘉靖殷通始稍掌焉何其捷哉此所為冲天驚人者耶豊其莊者學武丁而臨者也曰感者又學豊莊而臨者也下則漢寧帝乎當出潛飛天之始一曰大將軍再曰大將軍拱

手以選朝故不能而富其駁雜之甚輕選望而可畏不可制也今人尚有竊此術為刻吏者命曰假忠以其愚愚人人隨愚之而吾得倜以欺焉此黃老之柔道乎宣帝號曰法家形名之主也又以柔道為刑然則申韓原於道德之說殆然哉

蘇秦

七國辯士惟從與横兩家耳從則難而横易名則從順而横逆勢則從衆而横寡理則從長而横短然而離合不特刃故相反何也非横人之善辭又非獨庸

勢便盡亦從人自失焉秦虎據西北東面臨制天下自商鞅敗卬魏都[illegible]徙安大河之險與秦遂有吞合天下之形累世英主以收山東日夜為務山東之君王不知也勢非已秦所秦山東必無安理夫秦雖強何加於五倍之地十倍之卒哉誠所謂肘足之形合而出其不意秦可立破當蘇秦既以出身任合從畫大難以一布衣匹夫糾六國君臣將相以為秦亦畫不至難哉其言曰并力為一西面攻秦破秦必矣舉何約書勢兼絶其塞其從其宗曰屬秦已耶齊君若形

格勢禁之爲强耳秦雖杜不東哉而且安坐而養威思民練甲以俟而我數家托於無西患且不復以秦爲慮無故自以小閒相惡相殺而秦乘瑕後起并其全鋒衆渙不挑頑哭而收耳安取前日之盟哉是空名損六國而實利肥秦也春秋惟四大國而秦隔遠故齊晉楚之君相代而伯得以區畫提數十國之小侯以故安恒邀數世而鬬敵輸贏當以之時則主於一至戰國域中凡滅幾盡參合有齊燕莫相下然獨忌秦哉雖甚惡秦而以六國之勢無久合故恒文丸

[illegible]之兵聯十餘國之甲卒而能勝六國每戰延關而東清尊以莫祖下而散也故莫若以蘇子并相為一之曰王侯將相方草志孫心相結而統其銳師長驅扶戟而西六師必合秦必卒不支奪其積尼使復晉還却之河外以分其餘閫不過三戰四戰五戰而秦可服奈何十五年偷安而第以空文特為兄弟之守自非計知夫當分裂之宗干戈擾攘之後主務便前之私臣帝戰攻之卦一游客要盟欲使山東西各畫土而守偃兵不用此五伯之不業也六國進集劉於

秦退無分於鄭國何事焉此必散之道也是蘇秦計
失也夫蘇子號揣摩而知兵豈其舉事乖舛矛盾耶
秦始須故不然也欲橫秦一戰并天下而說不行身
困不得已起任其難假以堅主攻秦則秦強尚不任
戰而六國爲何是再舉爲然困也故投約書喝秦無
出實吾口足耳又恐秦之不易禁也則術使張儀用
秦以爲合從夫蘇子誠激敞嫉之懷嫂妻之辱圖一
日取金玉卿相塞家庭之訕口爲急其起本非有在
利山東翊樹不拔之業於世之志姑借簡練雄諸侯

而自貴彼所揣六王不如揣己多矣方惴惴曰存亡
秦東出兵而敗其謀以失其位又何敢犯關抗衡
孫況之慮哉鋒一交而無勝約解不復合矣愚嘗評
戰國之士商鞅不如秦儀蘇秦不如鞅儀鞅功名之
士也法猶足以利秦秦富貴之士也計不足以存六
國非法游殊家其處心異焉今讀蘇子六書多盡誇
淑詭隱匿以取人主至列事勢微中若詭不敢盡彼
焉於秦王揣天下君類膚畏其難故與故魏不識後
患則首鼠不識亡屑則絕救此六國所以亡皆蘇

子通之不明也是計失也故曰富貴之士不可與謀國

周厲王

君道不可去剛周厲王則以暴矣而且使楚熊渠畏而去王號彼蠻夷僻遠之長豈區區仁義能柔之哉幽王以後周未嘗有一雄主而楚遂儼然長王號以齊桓召陵之責而語不及此則主德弱而勢未能制命也黃帝五戰舜有苗誅禹有後格湯自葛載文王赫怒故合以周厲之畏徐偃之滅此君鑒矣易以丕

以居上中為君三陰居下中為臣主於上則高過而亢其占多咎陰剛也居中不過也下陰順而承也過極乃厲也故厲王之厲也宜哉剛黷則危也君道盡之矣

孟嘗君

予觀田文寵賤庶孽竊舉之餘也起於四十子之後以其至家養客用傾昆嗣已而保寵自樹衆羣多客之於然方死而封滅嗣絕其效反不及乃父不見亡賢也客真無膺哉文諫嬰曰忌公家日損而身發齊

以自佚其所養非所言也文生乎三大失自佚爲亂甚輕身入虎狼秦貪其相流不失所幾不脱此失也速五國之師徵怒於秦西扣關而求出懐王已大震函書而聽代邪此卒市東國大丧稱兵之義名無成而師不功又失也憑齊之相信鄰齊之奉邑挾齊之重以納天下士樹其名一不得而代主交譬逐潛王擢筋於莒而與覆宗社而恬然中立列爲佚夫天下佚王相臣賓客所以重君以有養方潛王驕敗既不能救又與之伐天下已不直矣潛死襄新立未可進

衛閉於薛而起觀之。豈以區區一薛之城攻不足服守不足固欲以不義不令主侯之閒而曾不虞齊秦之封鄉諸侯之共憐孟嘗以滋甚又失也。夫孟嘗首為秦集俯舒養客得士之聲蘊動千古而今推其人卑頑鄙陋殘無行如此門客無聞一亢言諫者是不忠也如不知是不賢也夫數千人仰食於門而無義復何哉十一獨先生又非孟嘗所品識於彷徨曾際騁而先生兩來之然亦不聞有甚一夫藏竊救盜嘗三快討拔則是孟嘗相士不能長張是內虛勞而寶客

洶洶無義之大驗也夫千載然後劑意見不僅文以辯禪多容亦以無禪不得當彼如大夫亦聆畧任其鶩矣豈覘在鳴蓋之舍我雖馮先生長歌三十九載上哉不爲也

魯仲連

英雄才略大約莫相遠哉而樹植人品絕不倫蓋權志之雜與魯仲連孔子者謂好奇特高妙之士也迹其往來從趙救鄰於梁是自阿別條於長短家知其意繁處析辯折垣衛軍西帝之噱嶽笑天下

乘壓萬夫以三寸之舌當百萬之戰陰却秦師三十里諸侯景慕此豈與說士衆數滑稽利害小小道哉一言使天下四十年復有吾豈非仁者之勇義衷已士與射城書雖稍反復詞直而氣壯畢乎談口傾詐之餘杯酒却金義蹈東海語高朗自遣可以起百世之鄙蟬蛻濁穢浮游塵埃之外者也取印蘇秦持縱蔡生借燭甘茂視舌張生區區富貴風波中數子何足道哉予于先生遠哉魏卿不可以語讚者矣先生舉十二曾詘田巴於稷下服千人之後曰白邪交龍不

救流矣國亡在旦夕先生柰之何若不能者先生之言有似鷄鳴果故志將以言救亡存危學朝陽之鳳以爲名者也名成身隱彼方咲空譚求仕之列大夫而況其說客畢畢者乎甚矣平原之眊也辭封者受千金爭千金之士不在危趙圍城中毅然余猶恨魯先生蹈海之行太平循其抗慨却帝之本儻有春秋撥亂之志而奈何累累焉求道齊以書勢徒五國以感起燕之義而以一矢之書爲功者也是未辭去者也

信陵君

魏公子信陵設謝病飲醇婦人。四歲卒於酒色焉

攬之。嗚呼。英雄心事至此。當其盛時。氣蓋一世。目

小海內。而一遭讒間。妻妾婦女之託。惟恐不速死。豈不

痛哉。公子英姿冠世傾否之才也。當是時。豪門貴客

權家習兵擇士爭口。計相察嚴刑吏刻法。諸侯各貴

貴富之極。虛左位。懸千金。闢四門以招。不能得數家

之。合獨公子以上。象。禮士拔賤折節造請。則三公子逮

冠也。兵出蹴賤。破秦存趙。逐丑國走蒙却。西歸則

動豐于廉將軍之墓也。上書救趙。侯嬴秦云寄斬山

東存已。計便國形處周數世。則鄭兄弟摩曾不乾涀祿先生前令之法也。乃其居功不賞。自稱卻乾逊寄野故一言立悟宗國體碣。尤義聖高。公予滑志篤摩繇收士強也六合而令侯王。可公而須也。何也。當公子自開宮招養結納賓。已爲天下賢豪長者吳侯等之如朱亥之勢。屠雖未竟。老聾之甚三公子之門㵝一於此乎。山東西七國之業并客鄉有滑稽焉者乎語曰相門多相。將門多將。同聲相應。士故不易識也。此數人方塊處抱關居於博徒酒人之中。世從俗隨流浮

古無擇所并察矣然其不受財不謝諾罪故不見之
標致是自白矣此豈肯與雞鳴狗盜賣魚屠兎受金
之人隨肩列坐授食哉故數人感歎不下酒保魚藉
而公子下交稍同夢卜載歸主臣相結引義自效至
基也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易曰鳴鶴在陰其子
和之公子好士聲既彰矣負此聲以令也又借國素
為指天下士有不鹿叔廉至於門者乎得士者雖失
士者亡詘於不知己信於知己故循聲而還也不收
延攬之功得容而拔伍不得卓特之儀以賢下人未

有不淂人者也公旦以文王子武王弟成王叔多才多藝三吐三握以見天下士故士陳其能國收其庸而公亡其名公勞於知士而逸用士也今魏公子之外三豪家未有知用士者矣孟嘗聽三歌不如傅長之識馮君平原相士卻毛先生以無鬚而黃歇不能以珠履三千侈簪瑁之趙客此皆丈夫所羨耳賢士何至於故魏公子一至趙而平原之門半館從公子淂持檔逞使毅棄寵虜而獨石宮黃金臺無留士也賢既如此士又如彼而抱志結節死溺其聯不試

一日之短長。身與魏亡。功名無表於後。豈不痛哉。雖然良賈深藏若虛。大智不淺。出信若拙。中庸以下之主。寡不娟才者矣。採滑趙王用趙奢卑小無急。何慮見可畏以中忌乎。自使功盛名高。獨不消反間之口也。王故不用公子。亦公子不善自用哉。

秦昭王

長平之後。秦王賜將白起。令軍中敢泄武安君將者斬。武安名高。恐敵震而驚。不易亂也。故知武侯不滑忘於司馬。則名之累。於此秦昭爲知兵而更從也。太

約白起當與王中分功矣二者勝負使趙無秦
王自論益兵遽救之第四十六日也趙卒一旦空國而
借一二萬五千人得支哉武安降法故卒服王亦
甚雖武哉趙主臣皆非敵手也太公謂曰天下之固
兵也驟用之則勝徐用之則敗衆擁四十萬之飢兵
當初絕不利之時從衛軍也以遺餉糧其敗免之勢
因分半兵當其前之壁趙半兵擣其後之絕路亦以
死求出寨不敢戰安不敢奪食因寨其必有當也而
必四五復於久陷據亂相殺之後飢不任戰而秦乘

堅壘為拒矣趙量兵四十萬拒敵於外軍情進退利不
利日夜聞於君移秦王河內之驍卒趙王允之邯鄲反
廉將軍而襲擊其外括應其裏則秦求及捲甲為拒
四十六日秦卒日益而救師一旅不至圍中之士何
氣爭趙王亦失計矣秦并兵勢于長平國空王不遣
咸陽山東諸國出一師以擣巢穴谷以絕秦之糧粟至
然起亦必舍趙而救顧趙邦和兵將以勝之歸也
而徒坐觀以視趙危而山東盡兒矣正則王兌失
始者當時天下形勢秦處其首趙處其腹魏韓亂當衛

張為兩翼齊處其尾燕楚為腰喉塞則首無鳳頸强則喉不絕翼輔左右尾捍上偏故頸者脊脉所能庭幹所倚也生死由之相篇曰天柱傾於幼軀將危矣六國惟趙甚强據太原之險席從長之威兵武將勇倡言願聽起與秦韓稍精與秦抗衡爭先秦戰不勝趙戰四勝中分界當秦者六國罷無奈趙何秦攻六國亦苦趙趙亦解之然趙數世之亂一敗長平遂不復振山東番亡矣此豈獨趙之失哉故曰山東君臣皆非秦敵手也

范雎

蘇子匹夫而從六王范雎羈旅而傾穰侯辯士爲冠雖多奇矣而人皆由困厄憤發機故其智深謀斯以折節之怨度諸侯獨秦能雖羈所欲借資報也而魏冉方用事多功昭王之母寵勢不可以一席游口卒搖之而輕漏半言召禍不測交淺言深范雎所忌故其取昭王也於諸侯獨巧甚蘇子莫及焉夫博弈用遲局爲其先施而後收利也急於利則不知變故棋心者先則無從促志者後用以先故棄於人不厭棄

人范雎諸所用秦者先後局也入關料穰侯之智過先圖後下庭見要秦王之傾心先唯後譚左右恐竊聽之洩機先外後內近攻患速救之阻勝先親後疏先者常陰伏於人莫不知之地而後者收功指疾震不移之中此游譚之雄而權家之狙詐而濟以黃老之柔術者也柔故能忍忍故蓄中情不見而陽餙蓋外陰伺既熟而卒發其本謀所謂壹厭之者竊足一試而中必暴也老子曰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知者本謀守者假術雄者內蓄雌者外柔外術服而內

謀動天下安所不在術中哉故曰谿谿深也溺人也可畏哉夫范雎御蓋死之屬伍胥挾殺父之怨所欲借皆已事耳而陰說相傾退耕俟機匹夫申怨作難於骨肉之間何其恐哉是可恐也孰不可恐也故術可畏也

荊軻

知士不再計勇士不怯死故匹夫而覆人國徒裎而蹈蛟龍之淵計審於前而力決於後也審不可力不持則辭而去耳故曰量而後入不入而後量昧必然

之畫。淺嘗試於迂闊之謀。行僥自僥。非智也。內無百全之策。外攝必死之勢。持疑猶畏。決命不果。非勇也。事發無成。身死無功。壞人國家之事。重墮自己之名。非夫也。昔燕太子抉見陵之忿。西顧而瞋目。當六王垂喪之秊。身發大難。為山東報讐。義張一世。氣震西秦。豈非至雄心哉。然而弗鞠太傅約從之謀。惛然不能須臾。欲快匹夫一劍之功。已非計矣。夫秦棄禮義權虜之邦也。自孝公來。未有堅明約束。今日和。明日戰。今日約。明日叛。自視利不耳。不顧復口。天下所明

紹始皇天性食人也既假父殺二弟遷桐國而幽其母又天下所明見如是而欲效曹子行劫壇反侵秦能聽乎劫之必詐許之必脫脫之必誑詐則客殺於庭而師厭於境燕有備乎慕劫辱歸地之便利也而不察呂政之非齊桓也計無左此矣太子悄憤之衝行亡足臨獨往荊卿唯唯以從何爲責客哉卿刺秦請即以刺論亡獨不慮生劫之難爲太子辯乎嘗太子曰趙之強藺相如之勇好奉璧於庭而十五城不出況劫把其怒而得志者不如直刺刃死國無長君內

上

亂可圖也太子必聽矣不聽則當不任謝矣踈計不
如無計敗爲不如無爲又况謀人之國刺人之君進
不度勢退不量力取順指奉教以冥冥決哉是專諸
聶政之所笑而不顧也夫諸料無何政卻多人盡成
而往取君相頭如囊物其計決也豫子甘厲啞爲生
謝百金忼激赴義一往不顧其志廉而行勇也今荊
卿挾一朝之諾鄙鄙投金丸殺馬肝斷鼓琴好色恣
驕於太子車騎美女快意之奉非㽞矣久遏無行意
已爲猶侍客一日之至何不期於安堂之前也非樂

一言㳟怒悖惟辭決棄俱客故詰而偕十三
舞陽入不測之秦莽矣輔行共事而不識舞陽
勇之客氣懦也眊矣徘細易水擊筑和歌悲風蕭而
泣不還觴矣圖窮匕見而後把袖失時矣環柱相逐
不能決一濡之五而猶貪生劫之報麋而後橿刃拳
神散必無中理忌矣計不決前事數失後不就而死
無所護罪尚假倚柱箕踞之笑罵欲為雄豪乎不亦
悖哉所以然者太子務名卿亦務名徒以一刺不了
事志欲凌專諸聶徒死而不熟於勢也夫知決奮疑

生怯孟賁之狐疑不如庸夫之必致也卿一諾出口幾不再計勝算未就約容不忍故當易水取道垂泣瞋目睹卿已遲疑業不可悔乃爲負王兒女子悲耳就車終已不顧英雄決人。究其心哉大要荆卿好氣賈勇而中情怯欲決生死一不好謀自博虛聲而不忠人事卿果酒人乎此與高陽生迂狂略等故史稱田先生智深而勇沈亦非也以爲卿決之

宋太復文集卷之 終